

## 千年《诗经》口相传

### ——感受房陵文化

记者 张孺海 特约记者 马献伦 通讯员 周玉洁 陈竹

11 月 27 日，记者来到房县桥上乡杜川村，村支部书记戚祖兵从正在下地的农民中找来五个人，他们年纪最大的 71 岁，最小的 30 岁。70 岁的王主慧，从家里拿出锣鼓边敲边唱起来。

桥上乡党委书记刘卫东说，这里民歌种类多，有过山号子、田歌、灯歌、小调、风俗歌、儿歌等。腔调多，有高腔、平腔、包腔、拉花腔、八岔腔等，生动活泼、极富情趣、耐人寻味。内容也十分丰富，不仅有反映当地风土民情、生产劳动、生活及恋爱婚姻、传授文化知识的民歌等，还有唱“四书五经”、“曾广贤文”、“三字经”及一些长篇叙事民歌。还发现汉民族创世史的长篇《黑暗传》和《盘根歌》。这些古老民歌、民间故事的流传，孕育了一批山村“民歌王”、“歌布袋”、“故事篓子”。

房县文体局局长黄宝富告诉记者，在这种广泛的民间演唱中，《诗经》相传了两千多年。

《诗经》中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。在房县民歌的搜集挖整中，比较多的是“姐儿歌”。《诗经》中《召南·野有死麋》，此诗写丛林里一个猎人，以“古人婚礼纳征，用鹿皮为贄”，将猎获的野兽馈赠女方，女方接受了，便也允诺了爱情。上龛乡传唱有一首古时打猎赶仗的民歌《打一个呱呱鸡》，歌词是：“肩扛一杆铳（啊），手提个火鸡公（啊），引一个黄狗娃（啊），呜呜！唆唆！光光光！廷通！打一个呱呱鸡（哟）。大姐（哟）住（呀）在半（罗）山里，找一个丈（啊）夫打枪的（哟），丈夫（啊）在对门炮（啊）号响（啊），姐在（哟）屋（哇）里笑眯（啊）眯（哟）……今晚上（啊）又（啊）有消夜的（哟）……”这首民歌与《诗经》中《召南·野有死麋》，都有以猎物馈赠表达婚姻之俗。

在《诗经》中可以寻找房县，在房县古老的民歌中可以找到《诗经》有关民歌。“关关雎鸠”一诗在房县就有多种唱法。房县门古寺镇草池村一组 60 岁的村民邓发顶唱的“姐儿歌”：“关关雎鸠往前走，在河之洲求配偶，窈窕淑女洗衣服，君子好逑往拢绣，姐儿见了低下头……”九道乡农民杨家管唱的是《年年难为姐做鞋》：“关关雎鸠（哎）一双鞋（哟），在河之洲送（哦）起来（哟哟），窈窕淑女（哟）难为你（耶），君子好逑大不该，（我）年年难为姐（哟）做鞋（哟哟）。”榔口乡七星村尹吉甫庙宝堂寺前居住的 80 多岁的老人陈道兵也会唱《诗经》中《关雎》民歌。白窝乡黄堰村 60 多岁的民歌师刘昌言说，不论在唱蒿草锣鼓或唱待尸歌时，有时也把《关雎》民歌的前四句作为开场白或唱或说出来，以此雅兴。

据史料记载，西周王朝于公元前 1046 年建立，到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被杀为止，历经 275 年。西周由于成康之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农业发达，天下安宁，文化繁荣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化经典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等，大都是在西周时期产生并逐步形成的。西周王室有“采诗”制度和献诗制度，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风，宫廷里的公卿士大夫定期为天子献诗。房陵有好歌传统，有大量的民歌和歌谣，自然也就成了宫廷的采风之地。

十堰市民俗学会会长袁正洪认为，房陵的民歌到了宫廷，在宫廷里经过公卿士大夫的锤炼升华由风到雅，又以种种方式返回到房陵，以雅润风，完成了从民间到宫廷再从宫廷到民间的轮回。民歌民谣丰富了宫廷里的诗，宫廷里的诗反哺了房陵民歌民谣。这种宫廷与民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，使宫廷的诗带有浓郁的民间“风”味，使房陵的民歌带有鲜明的宫廷“雅”韵。

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认为，无论是周还是汉，王室的这种采诗制度，都是以文

学形式实现着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终端极化融合。这种封闭传承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它限制了文明的光焰向这里的辐射与照耀，原始的痕迹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，甚至连精神层面的娱乐活动也带有浓厚的原始痕迹。在房陵地域里，几乎人人都会讲故事、会唱民歌，特别是深山里的老人，他们都喜爱民歌，这不能说不是封闭的结果。文化的封闭传承一方面造成了经济文化的落后，一方面又像活化石一样，承载着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流变的轨迹。

因为封闭而传承，那么如何让它在新的时代散发人文的光辉呢？房县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王启云说：“建立《诗经》文化园已列入县委县政府的议事日程，在房县县城建一座《诗经》文化广场，竖起尹吉甫雕像，请全国著名书法家撰写《诗经》305首诗，刻成碑林，形成中华民族诗的圣地，把古老的传承物化为现代的景点，促进旅游业发展。”

难能可贵的是，房县正在县域进行《诗经》的传承与普及。从去年开始，县教育局编辑了“《诗经》鉴赏”小学本、初中本、高中本和机关干部读本，发到了每个中小学生和机关干部手中，学校每周开一节至两节选修课，专门讲解《诗经》，县委常委专门请专家讲解《诗经》，目前，通过阅读《诗经》由诗中之意创作编排的文艺大赛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。